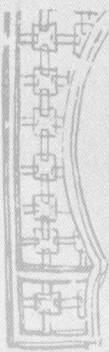


大禹河

吴双虎 著



作家出版社



I247.5

1247.5

30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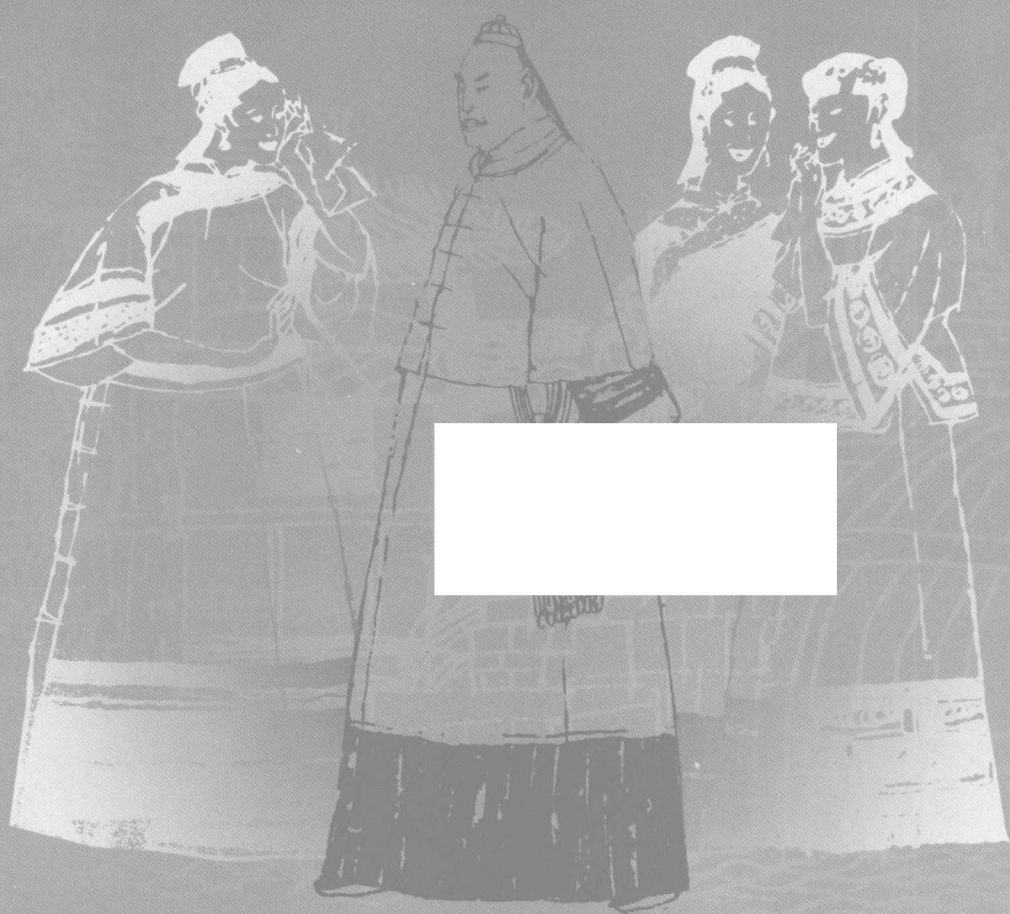


大禹河

-49-



吴双虎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禹河/吴双虎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 - 7 - 5063 - 4210 - 0

I. 大… II. 吴…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0350 号

大禹河

作者: 吴双虎

责任编辑: 马云燕

装帧设计: 李代芳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成品尺寸: 170 × 245

字数: 550 千

印张: 25.75

插页: 3

版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210 - 0

定价: 4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莫 伸

倒退二十年,文学在中国真是太热了。到处都是轰轰烈烈的文学,文学也到到处都闹得轰轰烈烈。那些年涌现出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作家。谁知世事难料,二十年后,文学不那么轰动和热闹了,反而显出一种罕有的冷清和寂寞。

吴双虎就是在这样一个文学气氛中突然闯出来的。

应当说,他在这样一个文学氛围中闯出来,本身就令人刮目相看。

吴双虎写的第一部书,是长篇小说《红月亮》。全书十七万字,应当说是一个小长篇。由于这部小说的大环境和大背景都与我下乡插队的地方有关,所以我很有兴趣地读完了它。读的结果是既有高兴,也有遗憾。高兴的是,他能够相当轻松也相当自如地驾驭一部长篇的结构和行文了。遗憾的是,人物命运和故事演进虽然曲折动人,但是也可以感觉到,他对艺术的全面把握上却还多少流露出几丝稚嫩。

但无论如何,他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一桩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也让他有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开端。放眼周边,多少人都在勤奋努力地创作,但是真正能够取得他这样的成绩的人有几个呢?我已经置身文坛几十年了,几十年中,我亲眼看见有相当多的文学作者,最初都写出了像模像样的著作,都站在了一个很好的起跑线上,后来却无影无踪地消失了,不见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很简单,写作是一门需要付出巨大精力的事业,一个真正想在文学上作出成就的人,必须像埋头躬耕的耕牛一样,用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顽强,数十年如一日地辛勤耕耘。文学的收获和所有劳动的收获有本质上的相同,那就是付出和收获总是对等的。文学的收获又和所有的收获不同,它需要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内反复耕作并耐心等待。就这个意义而言,吴双虎和所有初出茅庐的作家们一样,他究竟在文学的道路上能够走多远,不取决于他的眼下,而取决于他的将来。

当时,我对他将来的写作是抱有一种审慎的、怀疑的态度。

原因不在其他,在于他担任着行政职务。他是宝鸡市陈仓区文化旅游局的局长,这个局长不仅管理着所有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事业,同时肩负着文物保护以及旅游开发、宣传等诸多相关事业。一句话,千头万绪的事情他都要过问。不仅如此,这些年行政职务意味着什么,相信大家都有体会。除了忙忙碌碌的本职工作外,还至少包含了一

个重要的交往和应酬的内容。客观地说,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参与交往和应酬,但这是无法由你个人来选择和决定的。它既是整个社会大环境大氛围的产物,又逐渐衍变为一种担负行政职务后的必须。在这样一个群推众簇的大氛围中,吴双虎想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至少,他在行政岗位上坐着,就无法仙风道骨,无法从容悠然,无法不管不顾、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可以说,我不为他担心别的,唯一的担心是他在创作上有一个很难逾越的现实障碍:他缺少创作时间。

但是让我惊奇的是,仅仅一年多时间内,他却又推出了他的第二部长篇。更让我惊奇的是,他的第二部长篇无论从物理意义的分量上还是文学意义的分量上,都远比第一篇要大气和厚重。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部《大禹河》。

吴双虎能够写出《大禹河》这样一部作品,还有几个让我吃惊之处。

第一,《大禹河》写的是民国时期发生的故事。尽管后人写前人的事情并不鲜见,但这无疑要比直接捕捉和表现当代生活困难得多。它不仅需要查阅那些相当枯燥的史料,而且需要采取更多的方法,从更广阔的领域深入彼时彼地,进而对已经远逝的那个年代中的一切都有个相对透彻的了解。否则,写出来的就注定会成为“夹生饭”。所有这一切,说起来都很轻松,解决起来却相当困难。

第二,我没有想到吴双虎能够以如此沉着的状态,一下子就拿出来了真正的长篇。

长篇的标准是什么?文学界至今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定。事实上,也不可能像量尺一样有个准确的标准。早在八十年代,大家对这个问题就有过争论,也有着不同的理解。有人说10万字以上就应当算作长篇,似乎不错。但是路遥的《人生》就超过了10万字,却还是算成中篇。有人说,15万字以下应当算作中篇,但事实上有些不足15万字的小说也是作为长篇小说来出版的,而且大家也普遍地表示认可和接受。何况15万字又怎么能够成为一种绝对的标准呢?以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为例,它横跨15万字的两端。如果掐头去尾地紧一紧,它就不足15万字。如果放开手脚松一松,它就跨过15万字。在这样一种状态下,细抠几百字的多少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后来大家便接受了这个事实:对长、中、短篇小说的界定,只能有一个相对的尺度,只能有一个大体得当的模糊概念。

尽管如此,一部17万字的长篇和一部50多万字的长篇无论从哪个意义上去衡量,它们的分量都是不一样的。毫无疑问,大部头作品不仅对作者的体力和精力有着一种更高的要求,而且它对作者的能力和魄力更是提出了一个严峻的挑战。

吴双虎成功地接受了这场挑战。

厚厚的《大禹河》摆在我面前,翻开它,就等于翻开了一部渐行渐远的历史。这段历史究竟表现得怎么样,这部作品的思想容量和艺术质量都达到了一个什么标准,这是眼下还不能匆匆忙忙地作出定论的。何况即使匆匆忙忙地作出了判断,它无疑会不

客观不准确。吴双虎创作的每一部书将和所有其他作家们的书一样,必须接受共同的检验。不仅仅是专家的检验,而且是广大读者的检验。不仅仅是实践的检验,而且是时间的检验。就本质而言,后者的检验是最严酷最无情也是最公正最准确的。今天,文坛上还存在着种种不公正和不客观的现象,文坛和全社会各个阶层的所有角落一样,都有着各种各样的利益和关系的牵扯,都有着难以逾越的人事交往和人情障碍。但是这并不等于一部好作品或者一部不好的作品就能够永远停留在定格的状态——尽管时间永远沉默寡言也永远无动于衷,但是它始终在朝前走动,于是就在这不动声色的走动中,一切终将现出原形。随着时间的流逝,眼前可能存在的一切社会关系、社会地位,甚至利益之间的牵扯和互衬,都必将一点儿一点儿地消解,最终只剩下极为单纯甚至极为简陋的、恢复出原始状态的作品本身。

就这个意义而言,公平永远存在。

也正是由于此,我没有权利,更没有资格对吴双虎这部《大禹河》说三道四,我只是说自己的希望,希望它是部大气之作,厚重之作。希望它撼人心魄,留存久远。

(此文作者为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安电影制片厂编剧兼导演)

2007年12月2日星期日

序

目 录

序 / 莫伸	001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26
第三章	042
第四章	067
第五章	076
第六章	098
第七章	118
第八章	142
第九章	168
第十章	186
第十一章	210
第十二章	231
第十三章	258
第十四章	284
第十五章	305
第十六章	328
第十七章	349
第十八章	361
第十九章	381
第二十章	398
后 记	405

第一章

杨翰文娶回第三个女人，浑身躁热了三个多月就凉了下来。他一直在想，到底是女人们有问题，还是自己有问题？要是女人们有问题，第一个有，第二个有，难道三个都有？最后他想，一定是自己有问题。可如果自己有问题，不要说娶上三个女人，就是娶上三十个也不抵事。想到这里，他再也不敢想下去了。从此以后，他变得孤独起来，不和任何人说话。并开始怀疑自己，甚至怀疑自己祖先亏了什么人，才让他落得个无嗣无后、断子绝孙的下场。接着，他的脾气十分暴躁，特别是对他的三个女人，不和她们说话，也不和她们一起吃饭，更不去她们的屋里睡觉，而是独自睡在中厅的客房里，让她们去承受生不出孩子的孤寂和苦涩。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段以后，杨翰文突然又想，万一既不是女人们的问题，又不是自己的问题，那又该怎么办呢？他整整想了三天三夜，想着，想着，渐渐萌生了一个想法，他要用自己的行动去感动上苍，把垒在自己头上的，无论是祖先的过失或是自己的罪孽一并赎回来，让上苍把快乐和安康重新送到他的生活里来，让他的家庭恢复往日的盎然生机，让他自己也能挺直腰杆、昂起头来活上几天人。想好之后，他挑选了一个良辰吉日，准备召开一个家庭大会。

这一天，刚吃过早饭，杨翰文就把全家的男女老少、大小主仆三四十人召集在中厅里，他要宣布自己的重大决定。

杨家在中厅里总共开过三次大会。

第一次是在同治三年，回回造反到达陈仓，打家劫舍、杀富济贫。杨翰文的曾祖父杨梦杰预感到大难就要临头了，便召集全家老小在中厅里开会，当众宣布，凡是本家的人都另起炉灶，分门单过，并立下文书，从此以后与“大家”再无瓜葛；凡是佣人、长工、丫环，愿意离去的，结算工钱，发给盘缠，不愿离开的分给田地房屋自耕自种自收。这样一来，方圆几百里闻名的豪门大户，一夜之间就七零八落了。俗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分了家以后，杨翰文的二曾祖母马氏、三曾祖母魏氏一看家破人离、人去楼空，便带了自己的衣物、首饰各自回了娘家，唯独曾祖母留了下来，和曾祖父一起撑着这个濒临破碎的家。时隔不久，回回造反被镇压了下去。这时的杨家虽说已经分了，但人少业大、钱多粮多，走了的长工、佣人又都转了回来，曾祖父一一收留，并各分职事。但他把马氏和魏氏拦在了门外。他不能容忍她们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离家而去，虽说当时他是同意了，但他痛恨这种薄情寡义的人。从那以后，他还立下一个家规，

杨家的后人，除非原配不能生养或卧病在床，长期不能尽女人之事的，否则一概不准娶小纳妾。他的这一家规一直延续了下来，几十年里无人敢破。很快，杨家又繁荣昌盛了起来，生意做到了南到成都，西至兰州以西的嘉峪关，名声比以前更大。

第二次开会是在杨翰文的父亲杨笥德的时候。杨笥德在兄弟三个之中排行老大，二叔杨存德在晚清科举中中了进士，做了湖北澎湖知府，三叔杨有德往成都做生药生意，一路几千里管了百十家铺面，号称“杨家人下巴川不歇他人店”。这时的杨家，上到省城西安，下到州府衙门，六省十二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好景不长，三叔在成都恋上了天府名妓蓉城娘子，把心思全部放在了这个女人身上。一开始，蓉城娘子对三叔也柔情蜜意、百般恩爱，可后来，不知为了什么，蓉城娘子裹着三叔的全部金银珠宝跑了，裹走金银珠宝都是小事，关键是裹走了三叔的人生志趣，也带走了三叔的心。一夜之间，三叔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尤其好赌。杨家的产业凭你吃喝嫖赌也不怕，但最怕的是赌，因为赌无大小。三个月以后，等父亲知道了的时候，三叔已经把几千里路上的百十家店铺尽数输给了他人，身后还背了一屁股的赌债。父亲倾其箱柜还清了三叔欠下的赌债之后，把三叔赶出了家门。三叔在庄子南边的山神庙里待了几天便不知去向，父亲也不去管他，任他自生自灭。第三天，父亲在中厅里召开了大会。这次，他没有和兄弟们另立门户，也没有遣散长工、佣人，而是减少了家里人的生活开支，降低了长工、短工的工钱。他对大家说，我们杨家自明朝崇祯皇帝手里起家，到今天已经二百多年了，经历了几起几落，起，是大家的勤劳换来的；落，是我们的命运造成的。但我们不能认命，我们大家只有一股劲的去打拼，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说完，他转而又对长工、短工们说，今天降低了大家的工钱，这也不是我的本意，我想这笔账先记着，等后头日子好过了我也忘不了大家。我只希望大家不要走，大家要走了，靠我们杨家这几个人，要逃过这一劫是万难的。他还祈求大家说，我想大家都是有情有义的人，不会在我们遭难的时候离开，等过上那么几年，只要我们缓过气来，我会把欠大家的工钱全都补上的。很快，经过几年的喘息，杨家就缓了过来，生意越做越大，又成了方圆几百里赫赫有名的大财东，直到父亲去世。

这第三次就是杨翰文自己了。他也是不得已才开这个会的，召开这个会意味着什么，他比谁都清楚，可他没有办法。他无论如何也要召开这个会议，不然的话，再过几年就来不及了，就会因小失大。

开会的事前一天就通知了下去，于是，吃过早饭以后，大家安顿了自己手中的活路，便聚集到中厅里来。因为不知道是什么事，便相互打听起来，整个中厅及前后的院子里吵吵嚷嚷，乱成了一团。

杨翰文看人到齐了以后，面色沉重地走了出来。他先给大家鞠了一个躬，闭上眼睛摇了摇头，长长地叹了口气，这才说道：“大家都知道，我杨翰文是个直来直去的人，也就不拐弯抹角了，今儿我打开窗子说亮话，我们杨家到了几百年来最危难的时候了，怎样渡过这个难关，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有一个决定，希望大家支持，那就是从明天起，我们约法三章：第一，非本家的人都要离开这座院子，要多少钱就拿多少钱，想种几亩地就种几亩地，没有房子的，除了这座院子，其他的房子给白先生说一声，要三间、两间都

行；第二，今年天旱，粮食歉收了，有的乡亲青黄不接，我们还和往年一样放粮三日，按人发放，这三日之内，凡上门求赈的来者不拒，多者七八升，少者三五升，让大家都能吃上饭；这第三，本家的人从今天起吃喝拉撒都要自己动手，生的熟的自己做，谁不依这三点，统统赶出家门，永不归宗。”杨翰文说完这些话，眼含泪水离开了中厅，回到了自己的东厢房。

杨翰文离开之后，簇拥在中厅和院子里的三四十号人这才醒了似的，很快就炸了锅。给杨家喂了十几年牛的长工王东才，来到账房先生白生玉跟前，说：“先生，这咋么行，东家有难，我们大家帮助，毕竟人多力量大么。”老长工李长银急得脸都红了，他也挤到了白先生跟前，结结巴巴地说：“白，白先生，你给东家说，说一说，别赶我们大伙儿走，我们在这里干了十来年，老家的房都塌了、倒了，回去都不能住了，我们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了。”长银刚一说完，长工刘顺儿忽地站出来，但他没有对白先生，而是对大伙儿说：“这东家的心也太瞎了，我们不走，这么大的家业是我们大伙儿挣下的，说不要就不要了？”

白先生，姓白名生玉，家住紫草原北边的白家原上，原本也是陈仓一带有名的大户，兄弟五个，依孔子的“仁义礼智信”取名宗仁、宗义、宗礼、宗智、宗信，因他排行老三，自然就叫宗礼。十几年前，白先生考取末榜进士，被派任秦州府清水县任县丞。他大摆酒席宴请嘉宾，热热闹闹庆祝了一番之后，携家带口高高兴兴去上任，可刚走到半道上，宣统皇帝退位，清水县顿时盗贼四起，县衙里也被劫了几次，他一看仕途凶险，就打消了做官的念头，转身回家。不料走在半路染上了疟疾，差点丢了性命。回到家里时，已经是第二年春天，他进门一看，自家也遭了土匪，上上下下被翻了个底朝天。好端端的一个巨富之家从此就没落了，举家几十号人也都鸟兽散了。他们兄弟五个中没有一个懂农耕作务，于是，百十亩上好的田地一块块卖了。不出三年，早已无地可卖，各人只好带了妻小逃命去了。白先生虽说当了县丞不曾到任，但他能写一手好字，还有一肚子绝妙文章，特别是打的一手好算盘，便改名白生玉，来到杨家做了先生，教授杨翰文兄妹几个读书写字。怎奈杨家人丁不旺，学生越来越少，后来就又兼了账房。十几年后，随着杨翰文兄妹几个渐渐长大，私塾里没有了学生，也便成了专职账房先生。

白生玉一直没有说话。杨翰文的心病他知道，大家的心思他也知道，他能说什么呢。但大家都对着他说，他思忖了半天，说道：“大家稍安勿躁，东家这样决定，必有他的道理，大家要帮东家最好还是听东家的话，谁缺钱去领钱，谁没有房子去扎房子，反正都还在一个庄子上，即便分开了，我想东家也不会饿着谁、冻着谁，你们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王东才听了白先生的话，说：“先生说得在理，我们听先生的。”

可刘顺儿不愿离去，他冲到白生玉面前，愤愤地质问道：“白先生，你帮东家把我们打发了，自己就留下不走了吧？”

刘顺儿祖籍凤翔刘家坡，上门入赘到本乡刘家湾，因女人家也姓刘，故不必更名改姓。刚来时日子过得还好，可不到一年，接连死了岳父、岳母，女人又生了娃娃，埋了老

人又做满月，三折腾两折腾就把一个殷实之家给弄散了，只剩下二亩多坡地，连自己也养活不了，莫说女人娃娃。他只好来到杨家做活，既能养活自己，又能领回工钱，况且杨家的工钱比其他东家高出几成，他怎么舍得离开。

听了刘顺儿的话，白先生看大家都看他，忙对大家说：“各位，各位，我是读书之人，绝不哄骗大家，即使东家留我，我也会……”

李长银没等白先生把话说完，就转过身来骂刘顺儿道：“说你娘屁话呢，你吾儿良心叫狗吃了，你嫖客日下的再胡说，看我不揍你。”

刘顺儿不再说话，他怕李长银。十几年来，刘顺儿与李长银同在杨家做活，李长银话少，但他个子高力气大，技术也精，撒籽、扬场、踏胡基这些绝活儿总让刘顺儿心服口服、自愧不如。记得在翰文父亲当家时，嫌长工太多，想裁减几个人，便装了四口袋粮食对他们两个说，你们每人两袋粮食，谁先掬到楼上去谁就留下，掬不上去就……刘顺儿要在东家面前露一手，一弯腰，掬起粮食口袋爬上了梯子，可李长银不慌不忙，蹲在那里抽着烟，看见刘顺儿掬了第二袋粮食正要上楼的时候，他才站了起来，两手抓起口袋往上一举，再向空中一抛，粮食便上了楼，“哐”的一声，差点没把刚上到一半的刘顺儿从梯子上震落下来。刘顺儿把粮食口袋放下时，长银早把两袋粮食都已扔了上去，慢了一步。刘顺儿跳下梯子，冲到长银面前怒道：“你这算啥，东家让掬上去，没说扔上去。”长银偷看了东家一眼，心虚地说：“东家也没说不可以扔上去。”刘顺儿需要这份工作，他也看了看东家，急道：“东家说是掬上去。”翰文父亲一看他们两个争持不下，也就留下了他们俩。从那以后，刘顺儿就恨长银，他一见长银气就不打一处来，但长银人高马大，他打又打不过。于是，每当看见长银怒目圆睁时，他只好忍气吞声，把话咽了回去。

这次分了家以后，杨家只剩了一个院子、一个花园和西临的那座牲口圈。院子的三间上房里，母亲杨王氏住在东边，西边的房子虽然空着，东西两边各三间厢房，对面相对，间半一隔，住着他的三个女人。再往外出了二门，是三间中厅，东边是客厅，西边是客房，这里也曾是二叔父回家省亲时安歇的地方。中厅靠南便是三间街厅，一间是门道，另两间给账房先生白生玉留着。翰文的两个妹妹住在东边的花园里。

从此以后，杨家的粮食、房子、田地都分了出去，连一个长工也没有留下，吃穿收种一应全都靠自己动手。杨翰文人聪明，无论地里的家里的活一看就会，虽说做的不是十分的好，却也不比别的人差多少，于是，日子过得也殷实。

民国十三年寒食节这一天，杨翰文先到母亲的房里问了安，接着，他让三个女人打扫了祠堂，再在供桌上摆满了献食和水果之类的珍馐之后，四个人都跪了下来。他和原配马氏杏花在前，二房王氏夏荷和三房杨氏秋菱在后，恭恭敬敬地祭起祖来。

杨翰文最看重祭祖这件事。每到逢年过节，他都要带上女人、妹妹到祠堂和坟里去烧香磕头。今天，由于天冷，他没有叫妹妹，只和三个女人一起来了。上香、祭酒、烧纸、跪拜、叩首，九叩十八拜一程下来，整整用了将近半个时辰。然而，就在祭祀仪式临要结束的时候，一阵风过来，吹灭了蜡烛，供桌也倒了下去，献食、水果等珍馐供品散落

了一地，把杨翰文吓了一大跳。杨翰文以为是地动了，可他凝神一看，一条供桌腿下的地面塌陷了。他两手扶住再仔细看，原来是老鼠掏空了桌子下面，他对女人们吼道：还不赶紧来扶住。三个女人早已吓傻了，听了他的吼叫，这才醒了一般，一拥上前扶着供桌，眼睛木呆呆地看着他，战战兢兢地浑身打颤。

不只是供桌的倒下把女人们吓坏了，更重要的是，这几个月来，杨翰文先是对她们冷若冰霜、不闻不问，接着又是分析财产，又是遣散家人，让她们一个个提心吊胆。她们都认为，这些都是自己难以饶恕的过错造成的，便整天胆战心惊地等待着惩处，特别是原配马氏杏花，她的痛苦从三年前就开始了。

马杏花是马家原马秀才的宝贝女儿，虽是三寸金莲，却通情达理、识文断字，琴棋书画样样都会。特别是她那纤巧的身材和姣好的面容，打小时候就惹得方圆数十里的青年人围着她家门前转悠，上门为大地主、大财东家儿子提亲的更是络绎不绝，马秀才皆以女儿年龄小为由婉言谢绝。杏花长到了十八岁这年，马秀才放出话来说，除非杨王庄的杨王两家来提亲，其他的人家一概不允。这话一传出，热心的媒婆王大妹仿佛怕别人占了先似的，第一个来到了杨王庄。

王大妹也是马家原人。她出了自家街门，不到半个时辰就赶到了杨王庄，首先进了杨家的大门。杨翰文的父亲笄德老汉听说过王大妹，他把她让进屋里，叫人上了茶水、点心，这才问道：“你姨是个大忙人，啥风把你给吹来了？”王大妹见杨笄德十分热情，便神秘地笑问他道：“你叔你听说了么？”杨笄德被她问得糊里糊涂，问：“你说是……听说啥了么？”王大妹更加神秘地说：“十八年前，我马家原马秀才家的屋顶上落了一个红火球，把整个原上照得红扑扑地，从那以后，满原上便鸡不叫明、狗不咬人，连老鼠都不吃粮食了，有人去山神庙里一问，你断神怎么说，神说是王母娘娘的第七个女儿下凡了，托生在了马秀才家。果然，那天马秀才的女人生了一个女儿，这孩子聪明伶俐，一看就是个人精，长大了以后，活脱脱一个貂蝉再世、西施迎门。如今马秀才放出话来，这个女儿非你们杨家不嫁，你看你勤俭一生，家发得这么大，也该讨一个小的伺候你享享清福了。”

王大妹说媒最是缺德，她经常把长相俊俏、容貌端庄的姑娘说给那些面貌丑陋的青年，把年轻漂亮的女子说给年龄大的鳏夫，有时还一个女孩说两家或一个女孩说三家，几边揩油，最后一家都不成，她再往别处说，从中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

杨笄德一听这话便急了起来，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边，可他正要发作，又一想自己不应承就是了，发什么躁。便说：“你看你姨你说的这是啥话，我都奔五十的人了，怎么能娶十七八岁的娃娃，做这伤天害理的事？再说先人有遗训，杨家的后人无缘无故不得纳妾，这事你就不用操心了。”王大妹见杨笄德躁气的样子，感到没趣，随口说了声“老的不行，还没有个小的”，转身离开了杨家，又向王财东家走去。

王财东名叫王明德，也是杨王庄上一个大户，全家几十口人，种着一百多亩的上好田地，虽说前几年家中出了几起变故败落了，但仍是方圆百十里有名的大财东。另外，这王明德和杨笄德两人同庚，小时候同上一个私塾，同拜一个先生，还是杨翰文的大表

舅,多少年来,两家亲戚一直走得很热乎。

王大妹走进王明德家的街门,见王明德正好坐在院子里,闲着没事,便上前紧走几步问了好,惹王老汉高兴了,这才对他说:“你叔,看你脸色红处红,白处白,一定是心里欠火的不得了,保准有啥喜事哩。”王明德也认识王大妹,他见她满脸冒着热气,心里奇怪这老东西怎么转来了,嘴里却说:“好是好,喜事却没有,你这大老远的,今天怎么得空转到我家里来了?”王大妹笑咪咪地说:“怎么说没有,有好事呢,今天就有一件好事被你叔你遇上了。”王明德惊奇地问:“你姨又说笑话了,我这日子过得没滋没味的,能有什么好事?”王大妹也不回避,开门见山地说:“马家原的马秀才养了个天仙般的女儿,今年虚岁十八,俊得叫人心疼,人家还说,非你们王家不嫁哩,你说这不是好事是啥?”王明德一听这话,笑说:“你看这不巧,我那大娃志文正说着一个,小娃志武还小,暂时不想谈婚论嫁。”王大妹一听这话,两手搬起凳子,向王明德旁边挪了挪,小声说:“人家没说大小呢,娃小哩,你老还不兴娶个小的呀。”王明德一听这话,知道这老猪狗又要出什么坏水了,他连忙推辞说:“让你见笑了,我都快五十岁的人了,怎么能纳十几岁的娃娃当妾,不行,不行。”王大妹一看王明德拒绝,心知这事瞎了,但她又不愿就这么放弃,便又说:“这有啥不行的,皇帝爷八十岁上还纳后妃哩,你老哥还不到五十,有啥不行的。”

就在王明德正和王大妹说这事不行的时候,女人王张氏走了进来,听了男人的话,一脸的怒气,两眼恶狠狠地瞪着王大妹。王明德怕自己女人给王大妹难看,下不了台,急忙转身对她说:“这事就这样了,你请回吧。”王大妹一看,知道再待下去没有好结果,便灰溜溜地出了王家的大门。

王大妹跑了一天,话说了几箩筐,两家没说成一家,天黑之前才赶到了马秀才家。她心里憋闷,一进门就高声嚷道:“你以为你们马家出了皇后娘娘了,还非这不许,非那不嫁,我一天跑了几十里的路,口都说干了,脚都跑麻了,杨王两家没有一家愿意的。”说完,她见桌子上放了半碗水,也不管生冷,端起来就喝。

马秀才一听这话,觉得脸上无光,却也没有发躁,他笑问道:“你倒说说,这杨王两家怎么个不情愿法呢?”王大妹放下水碗,用手抹了两把嘴,说:“王财东说,他家的大娃正说着一个,二娃还小,眼目下还不想谈婚论嫁。”说完这一句,她又去喝水。马秀才心想,说给老大还差不多,说给老二我还不愿意呢。但他嘴里却说:“人家这话说得也在理,正说着总不能放下跟我们说。”这时,王大妹已经喝完了水,放下碗说:“我说娃小哩你不小呀,纳个妾娶个小也成啊,可人家不愿意,说自己年龄大了,怕误了咱娃。”马秀才不高兴地埋怨她说:“你怎么给王财东说哩,他愿意我还不愿意哩。”说完,他又问:“那杨家是怎么说的?”王大妹见马秀才嫌自己把女儿给王财东说了,心里不悦,怕再说杨简德不愿意惹他急躁,就编谎说:“杨家么,这杨家只有一个儿子,年龄还差不多,可人去了县城里,没有见着。”马秀才说:“听说杨家的儿子翰文生得聪明伶俐,就麻烦你再给跑一趟。”王大妹一听这话,立即叫起苦来:“行是行,只是我这鞋也跑破了,穿上来回跑,也不是你马财东的脸面,你等我做双新鞋穿了再去,只是怕得耽延十天八天的。”马秀才知道王大妹的心思,顺手从衣兜里掏出两块大洋递了过去,说:“这两块钱你拿

着,去买一双鞋,明儿早去早回。”王大妹见了大洋眉开眼笑,她双手接了过来,边往兜里装,嘴里边说道:“这事你就放心,我明儿天不亮就去。”说完扭身就走。马秀才的女人正好走了进来,挽留道:“你姨你吃了饭再走么,快做好了。”王大妹兜里揣着大洋,嘴里说了声“不了”,一溜风出了马家大门,闪了几闪就不见了踪影。

王大妹第二次来到杨家时,杨笥德不在,女人杨王氏正在祠堂里给先人上香。她便来到祠堂,只在背后看着,也不说话,等香上完了,才凑了上去说:“哟,你姨还是个大善人哩,敬佛、敬神、敬祖先,这家一定会越发越大的。”杨王氏转身一看是王大妹站在身后,虽说讨厌这老猪狗说媒没有德行,可听了这几句话,心里高兴起来。她说:“哦,啥风把你给吹来了,快到屋里去坐。”王大妹也不推辞,笑说道:“我这是秋后下雨哩,喜(西)风,听说咱翰文还没说下媳妇,正好有一个合适的,我来想听听您老的意思。”

杨王氏一听是来给儿子说媳妇,高兴了起来,问:“不知道你你说的是谁家的女儿?年龄多大了,这人怎么样?”王大妹听了杨王氏的话,心里当下就乐了,说:“这人说起来你也摸着,就是我马家原马秀才的女儿,名叫杏花,今年虚岁十八了,出脱得像个人精,说媒的人几乎踏破了门槛,可人家就是不答应。”杨王氏说:“娶媳妇娶个贤德,长得好了也罢,长得不好也无所谓,偏重的是人要贤慧。”王大妹说:“人家马秀才识文断字的,也是我们原上的一个大户,要家法有家法,要规矩有规矩,娃娃出了门,甭顺都有样子呢。”杨王氏听说过马秀才家屋顶上掉火球的事,但她毕竟对这一家人不了解,她靠近王大妹,低声问道:“不知道人合适着哩么?”

在陈仓地区,特别是在古老的山区农村,大户人家给儿女定媳妇找女婿时,挑选的标准主要有两条:一是人要“合适”,也就是没有狐臭、秃疮之类的疑难怪病,如果有这种病,你就是玉皇大帝的干外甥,王母娘娘的亲侄女,粮食堆得比秦岭山还高,清油攒得比禹河水还长,金钱多得比白家原上的土还厚,全都不行;二是人要贤慧,俗话说“娶媳妇是娶丈母娘哩”,姑娘家人小看不来,只要看其母亲贤慧不贤慧、明理不明理就行了,这就叫言传身教,环境影响。

王大妹诡秘地一笑,说:“合适着呢,人家马秀才是啥人,还能娶个‘不是’的?”杨王氏说:“那你再给打听一下,他爹明儿回来后,我们商量商量给你回话。”就在杨王氏和王媒婆说话的时候,杨翰文正好来到母亲的屋里,说:“娘,饭熟了。”杨王氏“噢”了一声,说:“你去让把饭菜端过来,你王姨也在这里吃。”

王大妹嘴里说“不吃了,不吃了”,却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她顺势把杨翰文打量了一番:瘦高的个子却不显得单薄,给人一种十分精神的感觉;说话时声音虽小,表达却清楚,特别是一进门向她点了点头,微微一笑,早已让她对这个小伙子产生了好感;还有那白皙的面庞,一看就是因了母亲,同时还传承了母亲那好看的眼睛和乌发,要不是那顶瓜皮帽子和那双船鞋,她差点把他看成女孩子。杨翰文给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她心里暗喜,心想这是她说媒以来说的最般配的一对了,一个美若天仙,一个貌比潘安,人间能有这样的姻缘,也不枉自己说了一辈子的媒。想到这里,她不禁对自己的乱点鸳鸯谱暗笑起来:差点把一朵牡丹花插进了牛粪篓里。

王大妹正思忖着，琴桌上早已摆上了饭菜。饭不复杂，四个菜一个汤，可一看就让她眼馋：一个乌鸡炖香菇，一个白菜炒猪血，另两个是百合西芹和豆牙粉条清炒，汤是西红柿鸡蛋汤，红、黑、黄、绿、白五种颜色搭配得很精妙，看上去清雅而鲜美。

王大妹活了五十多岁，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妙的菜肴，她说话都有些语无伦次了：“这是，这是……”

杨王氏谦恭地说：“虽是简单了些，你吃好。”

作为杨家的女人，在饮食上有两大忌讳：一不能吃羊肉、狗肉、鹿肉等热性的肉，二不能吃韭菜、香菜等阳性的或味重的菜，只有在医生说女人需要吃这些东西的时候才能吃。这叫清纯本分，不然就会被看作心性不静。

王大妹一边咀嚼着美味佳肴，一边点头说道：“不简单，不简单，一点也不简单。”

杨王氏说：“你姨你慢慢吃，多吃点。”

王大妹嘴里“哎”着，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她三下五除二就吃完了两盘肉菜，这才想起了什么似的，对杨王氏说：“你也吃么，你看我光顾自己吃了。”

看着王大妹变态的吃相，杨王氏显得十分平静，她一直看着她喝完了那盆鸡蛋汤，这才说道：“我不急，你吃，我一会儿吃。”

王大妹吃完之后，打了一个饱嗝，用袖口擦了擦嘴说：“你姨，娃的事你放心，我明天就来给你回话。”

杨王氏说：“等过几天吧，他爹回来后，我们再商量一下。”

王大妹临走时说：“那好，后天，要不大后天我再来。”

第二天，杨王氏打发白先生去了一趟马家原，打听实了，这才对男人说：“昨日王大妹来给翰文提亲，我让白先生去打听过了，话说得一点都没错，马秀才的女儿不但人长得好、家教好，还通情达理、识文断字，特别是马秀才两口子，人也忠厚老实，你看要能成，就给回上一个话。”

杨笏德感到别扭的是王大妹第一次到家里来时，给他提这件亲事，但他不好给女人说，说：“这婆子像个疯子一样，说话没轻没重，我看这事不说也罢。”杨王氏不知道王大妹把马杏花给自家男人说的事，她说：“白先生去打听过了，这次说的话一点不差。”杨笏德懒得再提这事，他说：“你看行就定了吧。”杨王氏说：“那我等明儿媒人来了，就给回个话？”杨笏德说：“你去回吧。”

婚姻很快定了下来，这年杨翰文二十，马杏花十八。按照杨家的规矩，娶媳妇男要到二十，嫁女儿要过十八，年龄正好。王媒婆一来二往，最后两家商定，腊月二十六办事。很快，一对新人便进了洞房。

杨翰文结婚的这一天，杨王庄好不热闹，除了全庄子几百户人家登门纳礼庆贺以外，邻近村庄的人也来了不少。特别是他的堂舅王明德和表哥王志文，一大早就都来了，他们都想看看，被王大妹说得貌若天仙的马杏花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杨翰文和马杏花的婚礼举办得十分排场，八抬大轿抬着马杏花在吹吹打打的唢呐

声中来到杨家门外五六十丈远的地方停下，地上铺着红布，杏花下了轿落在红布上，一个挽着大红喜结的被面被塞入了翰文和她的手中，在大人小孩们的前呼后拥下，走进了杨家的街门、二门，这才来到上房。杨笏德和杨王氏坐在上面，杏花她爹、她舅、王大妹以及所有的亲戚朋友坐好了之后，司仪白先生征得主人同意，宣布婚礼开始，鸣放鞭炮、拜天地，足足进行了有半个时辰。仪式结束后，杨翰文才带领马杏花回到洞房，正要揭马杏花的盖头时，一阵风过来，掀起了盖头又落了下来，他还没有看清就被人带出去给客人敬酒去了。

这时，表哥王志文正好也来了。他看清了马杏花的花容月貌。他的心头一震扭头就跑了，回到家里大哭了一场，直哭得泪流满面、撼天动地。接着，他不吃不喝窝在炕上整整睡了三天三夜，父母问他怎么了，他只是流泪却不说话。

给杨翰文娶回媳妇的第二天，杨笏德就病倒了。这天，吃过晌午饭以后，杨笏德正躺在炕上闭目养神，杏花端了茶进来，轻声说道：“爹，你喝茶。”杨笏德睁开眼睛一看，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心里紧缩了一下，就栽倒在了炕上。杏花一看公公背过气去了，吓了一跳，她一边哭着，一边叫道：“爹，你醒来呀，爹，你怎么了？快来人呀，看我爹爹怎么了。”杨王氏在院子里和人说话，听到喊叫，最先跑回了屋里，看见男人倒在炕上，口吐白沫，只有出来的气，却没有进去的气，儿媳杏花坐在炕边，给他抚摸着胸部。她伸手一个耳光打在了杏花的脸上，说：“你是咋么来，刚才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成了这个样子？”杏花吓得不知所措，口中只是喃喃地说：“我？我？”这时，杨笏德醒了过来，他见女人责怪杏花，说了声“这不怪她，是我……”就再也没有说下去，躺在一边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杨笏德的病的确是因杏花而起的。那一天，王大妹给他提亲时，他干脆地拒绝了，她，过后也便不再想这事。昨天，翰文结婚时，他太忙了，也没顾得上看杏花一眼。今天，当他第一眼看见杏花那俊俏的身材和漂亮的脸蛋时，心里一阵痉挛。这一瞬间，他的心情太复杂了，是懊悔？是憎恨？他说不清。他感到自己命苦福薄。他一闭上眼睛，杏花那纤纤身影就在自己的眼前晃动，让他心神不安，他只觉得头要爆了似的，迷迷糊糊，昏昏沉沉，接着什么也就知道了。

杨笏德病了一月便一命呜呼。杨家刚刚办完了喜事又办丧事，一家人十分悲痛。杨王氏更是痛不欲生。从那以后，她把罪责全部怪到了杏花头上，不论儿子翰文怎样喜欢杏花，她总把她看成灾星和祸水。不久，她便张罗着要给翰文再娶一个媳妇。按她的话说，自己没了男人，不能再把儿子葬送在这个扫帚星手中。

杏花对婆婆的责怪毫无怨言，对于翰文的疏远更能理解。因为她不知道王大妹曾把自己介绍给公爹的事，于是，她承认自己是个克星，是个不可饶恕的扫帚星，她更相信这是自己的命。她想离开翰文去死，但她爱翰文，因为他已把她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女人。虽说他们只有一夜，她也是在疼痛和慌乱中接受了他，但她终归成了他的人，成了这个让她一见面就产生归属感的英俊青年的女人。他给了她美好回忆的渊源。

杨笏德死后不久，杨王氏开始托人为翰文提亲。给杨翰文提亲，虽说是二房，大户

人家的姑娘不大愿意，但杨家人多业大，贫穷的人家巴不得结上这么一门亲。于是，不出三天，就有人在三十里之外的王家窑给说了个姑娘，年龄只比杏花小半岁。杨翰文知道了这件事以后，死活不愿意，不吃不喝闹腾了三天三夜，但他还是拗不过母亲，最终确定了新人过门的日子。

新人临过门的前一天晚上，杨翰文偷偷来到了杏花的屋里。杏花见翰文来了，又惊又喜，她问：“你怎么来了？”翰文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到杏花屋里来了。平日里，他的饭是母亲端的，衣服是妹妹们洗的，就连杏花回娘家，也不许他去送，所以，今天一见杏花，他也很高兴。他笑着点了点头，“哦”了一声，但他的心里发冷，两手抖个不停。杏花一看他瑟瑟发抖的样子，问：“你冷么，快把手给我，我给你暖一暖。”说完，她拉住翰文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泪流满面地说：“看把你的手冻得冰的，你咋不顾及自己哩，万一把手冻破了，咋么得了呀？”就在杏花拉着翰文的手贴近自己胸部的时候，翰文紧缩了一下，他想把手收回去，又怕伤害了杏花，就又停了下来，说：“我不冷。”翰文觉得，自己已经伤害过杏花一次，这次，他更小心了。

结婚的那天晚上，翰文的心里十分慌乱，他迟迟不敢到杏花的跟前去，就趴在琴桌上看起书来。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屋里的炭火快要熄灭了，冷气一股一股地透过门缝往屋子里钻。突然，杏花呜呜地哭了起来。她这一哭，惊醒了翰文，他走近杏花问她怎么了？杏花不说话只是哭，他便准备去揭了盖头，给她擦眼泪。当他揭开盖头的时候，在灯光的照射下，杏花太好看了，比晌午所看到的更加好看。晌午，他还没有看清她的美丽，便被叫去给亲戚、客人们敬酒了。这时，他看清楚了，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她。杏花的美丽把翰文震住了。二十年来，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女人。在他们庄子里，两个妹妹长得是最好看的，可跟杏花一比，不知差了多少。杏花见翰文仔细地端详着自己，心里一慌，抬头顺势一看，翰文是那么的白皙、帅气，英姿飒爽，心里也高兴了许多。

在陈仓一带，拜了堂只能说是媳妇娶进了门，只有揭了盖头同了房才能说是男人收了自己。杏花看翰文揭了她的盖头，加上翰文也一表人才，心里高兴，她问：“都半夜了，你肚子饿不，你要饿了我给你做饭去？”这时的翰文还惊魂未定，他慌乱地说：“不，不，我不饿。”杏花又说：“天不早了，我们睡吧。”翰文连忙说：“好，好。”

这一夜，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就像掉进了蜜罐子里一样，嘴里说着甜话，屋里洋溢着甜意，心里更加甜美了，直到天快亮的时候，翰文问杏花冷不，杏花说冷，翰文便向杏花跟前靠了靠，杏花也向翰文身边挪了挪，两人的身体紧紧地挨在了一起。

俗话说：女人冬冷夏热，男人冬暖夏凉。杏花人小，又是后半夜，浑身冰冷的她贴在了翰文的身上，内心的喜悦是她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她尽情的享受着这从未有过的惊喜，觉得自己幸福得快要去死了。但对于翰文来说，杏花的胸脯贴在自己的胸口上，两个紧梆梆的乳房顶住他，使他浑身产生了一阵强烈的躁热，他的下身开始变硬，不一会儿，他便感到十分的难受，呼吸也开始急促起来，仿佛回到了万古洪荒之中，他的大脑里一片空白。突然间，他开始抽搐、痉挛了，他的下身像决了堤的洪水冲了出来。